

源起

以前海洋分處於四大龍王所管轄，彼此難免有些水域摩擦。一日南海龍王前往行雲佈雨，歸途時巧遇宿敵北海龍王熬烈。當年兩人為了東海龍王的么女海姬公主，曾經鬧得三大海域波濤洶湧，最後由南海龍王龍野獲得美人芳心，娶得美嬌娘回南海龍宮，因此這時情敵見面分外眼紅，一言不合大打出手。

兩人從天空戰至地面，又從地面戰至水中，由於南海龍王剛行雲佈雨完，體力稍嫌不足，漸有落敗之跡，適時水面恰有一商船經過，見一白一黑兩條巨龍纏鬥，商人見白龍落敗時動了惻隱之心，乃將手中佛珠丟向黑龍，誰知這佛珠竟力量驚人，黑龍負傷而逃，白龍向恩人一叩首後亦消失水面。

十數年後，北海龍王為報當年之仇，違反天規私自下凡尋仇，商人一家僅存一出外經商的長子。南海龍王恐北海龍王會對其子再下毒手，遂將愛女多夢公主下嫁於商人之子，以報當年之恩。

多夢公主與商人之子婚後夫妻異常恩愛，不久後產下一女，但多夢公主也因長期離水而居，再加上凡間俗氣過重無法承受，在女兒滿三歲時辭世而去，夫婿傷心過度也隨後而至，幼女則由忠心的家僕撫養長大。

及笄之後，求親者眾，因為體內有龍族血統，所以具有呼風喚雨之異能，又惟恐其能力遭他人利用，遂與以忠義為家的名劍世家之子成親。

由於是獨女之故，於是與夫家公婆商量，希望能讓香火有所延續，在公婆及丈夫的同意之下，就讓其所生之子嗣，生男丁則冠夫姓，生女則從娘家姓氏，但恐北海龍王為了一己之私而報仇，所以將其姓氏改為龍姓，其子孫世代將受南海龍王所庇佑，故龍氏一族在海上遂成一方霸主，而龍家世代則為女子掌家。

楔子

白色的沙灘盡處，有一座天然的海灣，形成半弦月般港口，剛好適合停放幾艘不算小的遊艇，這是龍門的私人產業，能停放的也只有龍門那三朵嬌艷奇花的愛艇。金色公主號是龍家大小姐龍青妮的愛船，船上的裝備全由電腦操控，本身具有防禦及攻擊力量，完全由龍青妮聲控，只接受她一人的命令，他人很難被它接受。金色公主號是金底藍字的船號，是集合眾位傑出的科學家，絞盡腦汁所創造出的奇蹟。主電腦名喚羅姍娜，具有女性化的情緒加感覺。

其功能可以截收世界各領袖的會議內容，可以侵入任何電腦竊取資料，甚至能透過衛星細數某人身上的毛細孔，套句龍家女人的說法，它是萬能的「電腦保母」。紅色火焰號是龍寶妮的家，她最愛一人駕駛遊艇瀏覽五湖四海的明媚風光，也是三姊妹之中最愛惹是生非的小火焰，由於衝動任性的下場，她的「腳」只好入灣休息停留，順便修理千瘡百孔的船身。

它沒有人性化的超級保母隨侍在側，但該有的防禦和精確的電腦一應俱全，足以應付她單純的海上生活，橙色的底加上火焰的圖樣更突顯船主的個性。

銀色天使號是龍家么女龍貝妮的寶貝，船體是採太陽能動力，內有一具可比擬金色公主號的電腦——漢斯。它可以發出低沉磁性的安定嗓音，就像和夢中的白馬王子談情般。

龍貝妮是電腦神童，所以她設計的漢斯程式容易引起有心人的覬覦，為了避免某人一天到晚眯著邪眼打銀色天使號的主意，特別設了一層防護網。

而這個「有心人」兼「某人」就是她惟恐天下不亂的火爆二姊。

銀色天使號船身泛著銀色光彩，聖潔而略顯冷淡，高貴而透著漠然，就像她的主人，高貴聖潔宛如天使，冷漠的俯視人世間的凡塵俗事，除了自家姊妹之外，絲毫引不起她一絲波動。

第一章

為促進兩岸文化交流，海基會和海協會聯合舉辦一場古代文化展，所展出的內容包括服飾、寶石、兵馬俑及歷代名家書畫等，而最受人矚目的是秦、漢、唐三代古劍展，其中以唐末隨緣老人所煉製的「泣血劍」最引人注意。

相傳泣血劍原名為七星劍，因劍上的七顆曠古寶玉而聞名天下，其劍鋒利可斷金，堪稱為當世第一名劍。隨緣老人鑄成此劍後，將它贈於故交天剎劍客，所謂寶劍贈英雄相得益彰。

經過千百年的無情殺戮，原本遍體雪白、薄如蟬翼的晶透劍身，漸漸染上無數生靈的鮮紅血液，變成艷如火焰般的奪目炫麗，劍上的浩然正氣日益消滅，如今已染上一絲邪氣，若持劍人心術不正，意志不夠堅強，往往容易反被劍靈所控，淪為劍下之臣。

直至清朝皇帝乾隆，因好舞刀弄劍，在無意之中由朝臣所獻之貢品中尋獲這把稀世古劍，心喜之餘賞金萬兩並加官進爵，後封此劍為泣血劍頒布天下。

以後七星劍之名消失，泣血劍名揚天下，多少名人雅士、劍客名家都奉此劍為劍之宗主，想盡辦法入宮行竊，在清末之際，此劍在八國聯軍攻進北京城時失落，幾經輾轉之後又回到中國當政者手中，因此特別珍貴。

本報訊：中國兩岸文化交流展將於七日起在故宮博物院展出三天，以秦、漢、唐三代古物為主，栩栩如生的兵馬俑道盡秦始皇的偉大霸業；漢朝服飾的精緻典雅，顯示它泱泱大國的風範；唐代的書畫展現它迷人豐饒的秀麗河山。

值得一提的是三代的名劍展，想看秦始皇手握名劍的風采嗎？看漢武帝西征東伐的擴展霸業，看唐太宗心狠手辣的在玄武門弑殺手足而登上帝位的風光嗎？這次的古劍展中一一為你詳盡道出。

名劍中的名劍泣血寶劍也將在此次名劍展中展出，各位劍術大家、名劍收藏者都可在此展出中一窺真貌……

龍貝妮將大姊丟在她面前的那份用紅筆圈起的報紙看了一遍，不感興趣的扔向一旁，聰明如她當然知道大姊的癮又犯了，可惜她不想蹚這淌渾水，免得沾染上一身腥味，洗都洗不掉——

「貝兒，拜託啦！就幫大姊這一次了，如果不是我『身負重擔』，人家也不會放棄這次大顯身手的好機會，都怪妳大姊夫太大驚小怪，又不是生了什麼大病，幹麼看我看得那麼緊？」龍青妮在小妹面前裝可憐、扮無辜，只可惜知姊莫若妹，

這一招顯然失效了。

貝妮用著同情的眼神，看著大腹便便的大姊，後面還跟著八個魁梧有力的藍波型保鏢，外帶兩個年輕精明的健美型護士，再加上一個奶媽型的保母，好隨時補充「營養」。

貝妮有點反胃的看著那一大鍋補品，自從大姊威脅大姊夫要當逃妻的那刻起，這類的補品不減反增，連她這個只看不吃的人都快受不了，真是難為了眼前這個大肚婆。

「大姊夫呢？難得他肯讓這個『危險分子』帶個大球到處走。」貝妮調侃著大姊。大姊和大姊夫結婚後，幾乎是如影隨形，捨不得分開，通常是好動的大姊挺個肚子到處整人，而愛妻心切的大姊夫只好放下公司重擔，擔任她的終極保鏢，隨護在側。

「哼！要不是公司臨時發生一些事，我會被這一群大象包圍嗎？也不過是七個月的身孕而已，有必要如此大費周章嗎？何況憑他們的身手也想攔住我？」

幸好他弟弟馬特急電特召，要不然只怕她還無法順利地逃出老公的法眼，來向可愛聰明又伶俐的小妹求助。

「大姊夫是為了妳好，誰教妳老是『不安於室』。」貝妮的意思是指青妮無法安靜乖巧的待在同一個城市太久而不整人。

青妮瞪了貝妮一眼，這個小妹就是這點不可愛，老要吐自己的槽，還裝著若無其事的酷模樣，好像什麼事都難不倒她似的，青妮想，搞不好整座泰山倒在她面前，她也只是拍拍衣袖，拂去身上的灰塵，照常做她手頭上的事，就像現在她也只是抬頭望了自己一眼，又繼續敲她的電腦鍵盤。

「貝兒，妳就不能多看我兩眼嗎？」青妮哀怨的說。「我也只是胖了一點，臉稍微圓了一點，可是還是一樣美麗可愛、迷人嬌媚，絕不輸楊玉環那大肥婆。」說著，她還搔首弄姿一番。

「大概只有大姊夫這麼說吧？」她相信情人眼中出西施，即使這個西施已腫得像河馬。

「妳這個死小孩，是見不得別人好是不是？」青妮生氣的敲了小妹的後腦，惱怒她所說的事實。

屈於孕婦的淫威，一向剛正不阿的貝妮也得在口上沾點蜜，免得死於大姊的疲勞轟炸之下。

「是，大姊貌似西施美不堪言，身若飛燕體態輕盈，宛如貂蟬絕世傾城，如楊貴妃般凝脂溫滑。」

這下總可以了吧！原以為這樣的奉承可以逃過一劫，誰知青妮仍不放過她。

「我就說妳見不得別人好，才拚命的詛咒我，這四大美女中有哪個有好下場的？還一女配多夫呢，難不成妳暗示我該養個小老公，送妳大姊夫一頂綠帽戴戴？」

「大姊，妳真是雞蛋裏挑骨頭，硬讓妳挑出個恐龍骨。」連中國四大美女也有話說，真服了她。

「廢話少說，一句話，幫不幫？」青妮狠下心說。

「不幫。」貝妮更是乾脆，一口回絕。

「別這樣啦！大姊求求妳啦！」青妮採取哀兵政策，委屈的神情企圖軟化小妹冰凍的心。

「不幫。」貝妮一樣果決的回應。

「龍貝妮，妳這個見死不救的冷血動物，也不想想看大姊這些年對妳多好，妳這個忘恩負義的山東大餛飩！」青妮眼見軟的不成，乾脆直接罵罵人過癮一下，沒辦法，貝兒是姊妹中最難纏的冰美人，不像寶兒一激就上火。

「是呀！好得不得了，放下幫務讓我一個人扛，自己和二姊樂得四處去逍遙。」貝妮微微的將身子向後一傾，露出電腦上的數字和快速跳躍的螢幕，而這些原本都該是誰的責任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不必再多說。

青妮稍微不好意思的玩弄一下頭髮，隨即又恢復了晚娘面孔，誰教她字典裏有關羞恥兩字那頁剛好缺頁了。唉！

「那……那我以門主的身分命令妳。」

哦！原來頭銜是這麼用的，她點點頭表示瞭解，「好呀！門主親自下的命令，我這個副門主哪敢不從。喏！拿去，自己解決，我要去執行任務。」貝妮大方的應允，反手把桌上的小型電腦塞入青妮懷中，意思是妳的責任自己扛，我不管了。青妮辛苦的將懷中的電腦放下，龐大的體積真是礙手礙腳。

「收回成命總可以吧！妳不會眼看我大腹便便的去爬人家的屋頂吧？萬一一個不小心踩了空，妳於心何忍？畢竟妳才兩個姊姊而已。」幫一個小小的忙就推三阻四，一點也不可愛，非常的不可愛，她皺起眉頭看著自己的小妹。

「這種『小事』讓大姊夫去操心即可，輪不到我這個小妹多管閒事，是吧？親愛的大姊夫。」貝妮又坐回原位，繼續她能者多勞的千秋大業。

「老公？你幾時來的？」

青妮一聽到貝妮的話，立刻回頭，見到了來人馬上揚起做作的笑容，迎向臉色鐵青的老公，心裏邊嘀咕著自懷孕之後，警覺性降低了不少，真是不好的現象，得自我檢討一番。

「從妳不小心踩了空那一段。」傑斯·歐布雷的心吊了十五個桶子，七上八下的跳個不停，他快被頑性重的妻子嚇死了，都快生了還不忘「副業」。

「哎呀！人家只是說說而已，看你這麼大個人還緊張得冷汗直流，一點大將之風也沒有，誰會相信閣下是一家跨國企業的總裁。」青妮溫柔的擦去他額角的汗滴。

「妳的只是說說可嚇壞老公不堪折磨的心臟，妳就不能稍微安分幾個月，等孩子出世再去玩，妳看看我又多了一根白頭髮，全都被妳嚇白的。」

傑斯心有餘悸，雙手圍繞著懷孕的小妻子，不敢太用力的將她輕輕拉進懷裏，寶貝的在她的腹上撫摸，感受孩子活躍的生命力。

「哪有白頭髮？且看愛妻的兩指神功。」

青妮玩笑的在傑斯髮間梭巡白頭髮，傑斯也配合的低下頭，畢竟兩人之間有點距離，不過比起寶妮和她的海盜夫婿好一點。

「拜託！兩位想恩愛請回閨房好嗎？別教壞我這個沒投票權的小女孩。」貝妮眼

神專注在電腦上，頭也不抬的說。

「看不下去不會也去找一個『阿娜答』來玩。」

「青兒！」傑斯無力的發出警告，因為孕婦是鑲鑽的不能大聲，可是老公不是找來玩的吧！

「我說的本來就是真的嘛！現在我們姊妹之中，只剩她待字閨中，長姊如母，我當然得為她打算打算。」

說得還滿像一回事，只是骨子裏不知又打什麼鬼主意整人，不過貝妮也不是泛泛之輩。

「嫁了也好，那就不必再插手管太多龍門事務。」貝妮平淡無波的口吻，倒像是投下一顆巨石。

開什麼玩笑，現在龍門的事務都是她一肩挑起，要是她真的嫁人，那剩下自己和寶兒這兩個懶女人不就會累死？不行，一定要打消她的念頭，青妮害怕的想。

「貝兒年紀還小，多玩幾年無妨，千萬別急著找老公，現在的男人霸道、自大、不講理、自私、卑鄙、無恥又下流，看，我現在多可憐呀！行動都被限制了。」青妮哀怨的看著老公。

「青兒，請收起妳那誇張的形容詞，我都是為了妳好。」

娶個不怕自己的老婆已夠鬱卒了，更別提她老是要爬到自己頭頂上，都怪自己太寵她了。唉！命苦的男人，傑斯心裏這麼想，可是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。

「大姊，妳形容的這個人跟妳好像。」貝妮不經意的一句話，引起傑斯的哄堂大笑。

青妮捏了傑斯一下。「哪裏像？我可是溫柔、嫵雅、美麗、大方、純潔的無邪公主也！哪有妳說的那麼『惡質』？」

「是嗎？純潔兩字似乎不適用在一個快當媽的老女人身上。」貝妮努力和電腦爭戰。

「大姊好心的提供經驗談，倒讓妳當成驢肝肺了，世上的男人除了妳大姊夫之外，已經沒有一個好男人了，看妳二姊夫一臉邪氣，煩哦！」

青妮和寶妮的夫婿一向八字不合，每次她都想扁他一頓，也不知是他長得太欠人扁，還是她天性就有暴力因子。

「大不了我到古代去找一個良人。」貝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說了這麼一句話。

「好呀！有本事妳去找一個老祖宗回來當相公，不過在這之前，先幫我把『那個』拿回來。」青妮眨著黑而翹的睫毛，不達目的不罷休的朝貝妮勾起一抹陰笑。

「大姊，妳可真有耐性，希望小孩生下來的性格不要有偏差才好。」

貝妮望了她肚子一眼，又將精神投注在電腦上，如果不擺平，晚上就得通宵把資料整理好。

青妮實在無法原諒貝妮的漠視，一台破電腦有什麼好看的，比得上她這個絕世宇宙超級大美女嗎？她只有使出最後一招——威脅。

「咱們本年度的堂口大會快到了吧！那時我八成也快生了，所謂門不可一日無主，這門主之座大姊也坐滿久的，該換人來坐坐看。寶兒就別指望了，混得比我還兇，

那還剩下誰有這個能耐呢？貝兒，妳說呢？」

大姊的話說得實在夠白了，眼中還漾出貓般的光彩，滿身的魚腥味濃呀！小人，真的很小人，貝妮在心裏不服氣的念著。

「為什麼不找二姊陪妳？她跟妳一樣喜歡危險和冒險，兩人剛好可以湊成一對臭味相投的夜盜姊妹花。」

貝妮猶作困獸之鬥的想找個替死鬼，二姊寶妮當然是首當其衝的擋箭牌。

「妳以為我沒想到呀！可是第一她不在國內；第二她脾氣太火爆；第三她也懷孕了，第二胎；第四她有一個討人厭又霸道的『海盜』老公。」青妮說到海盜兩字，還特別加重語氣。

唉！貝妮歎了一口氣，不作任何答覆，因為她知道自己只是在拖時間而已，早晚都得點頭，誰逃得過大姊的唇槍舌劍呢？

「貝兒，妳就看在大姊夫的面子上幫妳大姊一次，要不然她真的會帶個球去爬屋頂的。」

傑斯嘴角嵌著一絲笑意，好笑的替老婆找張梯子讓貝兒爬下來，這兩姊妹一動一靜，一外向一內斂，但同樣令人摸不著頭腦。

青兒雖然外向熱情，但她的處事標準怪異，在別人眼中大奸大惡之徒，在她看來卻是個可以交心的朋友，她有張天使般的臉孔，可是誰曉得她心中正在算計誰？而貝兒剛好相反，她整天冷著一張無波動的臉，乍看之下會以為是櫥窗裏的洋娃娃，但實際相處之後，才知道她才是最坦率無偽的。

貝兒有一顆熱於助人的善良之心，只要她應允的事，一定會做到完美無缺，要不然她那兩位不負責任的姊姊，也不會放心的將一切交給她，努力的去兼「副業」。

「好吧！看在大姊夫的面子上，我就幫妳這一次，不過咱們最好先約法三章，只此一次下不為例。」貝妮為確保不會遭此「橫禍」，開口要求青妮信守承諾。

「好、好，就這麼一次。唉！二十年的姊妹情意敵不過外人的一句話，讓大姊好想哭。」她作勢擦拭眼角的淚滴。

「別裝了，假惺惺的想玩誰？」

「我不是外人，我是妳老公。」

傑斯和貝妮同時出聲，互看了一眼，又把視線轉回那個愛演戲的小說謊家。

「你們打算何時下手？」

一旦認了命只有任君宰割了，但手上的工作還是得先完成，誰說么女最幸福，灰姑娘的待遇搞不好比她愉快。

「你們？妳指誰呀？也只有我和妳而已。」青妮是這樣認為的。

「別忘了，還有我。」

傑斯自我推薦，他怎麼可能放任妻子一個人在外面廝混不管，看來貝兒還滿瞭解他的嘛！

「你？」青妮張大眼問，她真的沒把他算在內。

「怎樣？不可以嗎？」

看到老公變色的臉，青妮只好虛偽的露出「早把你算在內」的表情，但大家都很

清楚她的伎倆，她根本就忘了有老公這號人物的存在。

「兩位討論完了嗎？可以告知詳盡的日期嗎？我還得安排一下自己的時間表。」貝妮停了一下打字的手，希望此事能速戰速決。

「急什麼，離展覽的時間還有幾天。」一看到貝兒沉下臉，她趕緊說：「好啦，人家說嘛！展覽從七號上午九點半開始，晚上七點結束，九號那天是展覽的最後一天，所以延至十點結束。結束後有個閉幕酒會從十點半開始，所以我們就選在九號那晚十一點，當大家都在樓下時，妳就溜上樓。」

青妮從孕婦裝的小口袋掏出一張看起來滿小的紙，攤開一看竟是長約三尺、寬兩尺的平面圖，裏面記載展覽會每層樓古物的擺設，監視器的方向及警鈴的位置，還有破解的密碼及小型的隱藏式防盜鎖。

最重要的是警衛的位置和每隔幾分鐘巡邏的路線，總之該有的要點全標上了紅點，看來青妮早就內神通外鬼的把一切佈置好，只欠東風——貝妮。

大廳裏賓客雲集、觥籌交錯、衣香鬢影，出席的貴客都是台灣商界的要角，不是某某總裁就是董事長，總而言之，就是老闆級的富商才有幸得此一邀約，而龍氏企業更是商界的翹楚，當然青妮夫婦更是盛裝赴宴嘍。

張岑是這一次負責古物展的高階警官，署長特別交代他要看好龍家大小姐，雖然署長未明示原因，可是由他經手的國際案例之中，他可以肯定龍青妮是國際慣竊公主的本尊。

只是龍氏企業事業龐大，根本不缺買那些失竊物的金錢，難道這就是有錢人的怪癖？明明是開口即可得到的東西，她偏反其道而行，一定要身歷其險才覺得過癮？更奇怪的是署長只是叮囑自己看好她，卻不許自己出手傷害她或逮捕她到案，以自己對署長的瞭解，他不可能受金錢誘惑或受暴力威脅，但他對龍家的禮遇實在百思不得其解。

聽聞龍家背後有一股強大的地下勢力，深及各政黨、商核心，也許署長早已得知她幕後有隻黑手支撐，所以才不敢明目張膽的得罪她。

不過，好在她近來所竊物品皆有高額保險，失主不至於損失慘重，所以署長明知東西為她所竊，也裝聾作啞的不作任何評論。

而且這些也比她幾年前挑起的死亡報復好些，上面及輿論皆被署長以幫派械鬥為由而匆匆結案，不然後果堪慮。

這一次涉及兩岸文化交流事宜，署長一得知龍家大小姐也參與此事，心中立刻忐忑不安，因為一個不屑譁眾取寵、厭惡出席宴會的大人物，突然以令人驚艷的姿態出現會場，這其中必有緣故。

說不定她又看上了什麼，所以署長十分謹慎的命令他看好她，雖然她已有七個月身孕，可是這小妮子一向是志在必得不計任何代價，也許下一刻就發現人、物兩失。

「真討厭，這也不能喝，那也不能喝，主辦單位是長了豬腦，也不懂體諒孕婦，

想渴死我啊？」

青妮嘟著嘴看著老公啜飲一杯淡藍色的雞尾酒，如果不是要乘機把貝兒偷渡進來，她才不屑來參加這鬼宴會。

「好了啦，別在意了，只要再待個十分鐘，我們就可以離開了。」傑斯對著老婆說。

可是他冷冽的眼神卻瞪向那個自青兒進門之後就目不轉睛的混蛋，連別人懷孕的老婆也不放過，若不是礙於貝兒的因素，他才不在乎出糗，一定好好的扁那混蛋一頓。

青妮察覺丈夫的視線不在自個身上，一時好奇也循著他的視線瞄去，看誰有這等本事惹惱了形色不露於外的老公，一看之下不由得失笑，原來打翻醋桶了。

「他是台北刑二組偵緝大隊的張岑，沒想到大番薯居然會找到這一號人物來盯著我，真是教人受寵若驚。」

青妮頑皮的朝張岑拋了個媚眼，引起傑斯不悅的抗議聲，「大番薯是誰？還有那混蛋幹麼緊盯著妳不放？」

明知妻子的心意，可是他還是忍不住的酸液大翻。

「大番薯是台灣警政署長的小名，而張岑嘛！大概是他猜到我今晚要送他一份厚禮，所以特別來監視我的一舉一動的。人家可沒你好胃口，連孕婦都當成天仙下凡。」青妮取笑著醋桶老公。

這大番薯可是吃龍家的奶長大的，他是龍門特別培訓的精英分子，用意是掌控警界的資訊，藉以得知一些小道消息和內幕，也可以合法掩飾一些非法行為。

他並不是全然偏袒龍門的非法行徑，只要不涉及槍械、販毒及危害到善良百姓生命，他都睜一隻眼、閉一隻眼，而龍門的弟子也從不讓他失望，必要的時候尚可藉助龍門的地下勢力，鏟奸除惡。

傑斯親暱的在青妮唇上一點，不滿足的又加深力道，直到他滿意了才離開她紅腫的櫻唇。

「妳是全世界最美的孕婦，也是我最愛的寶貝。」

傑斯對她深情的笑著，隨手撥開覆在她額上的一小撮頭髮，在上面印上溫柔的一吻。

「你哦，愈來愈會說甜言蜜語，誰會相信你曾是全公司公認的大冰人。」青妮笑鬧著捏捏丈夫的鼻子。

「是呀，都是老婆的功勞。」傑斯和妻子調笑著，卻仍感受到張岑鷹般的注視。

「貝兒不要緊吧？今天的警戒挺嚴的。」他不放心的和妻子討論。

「放心，貝兒的身手不比我差，而且我這個首要目標在此，他們哪有心思去提防其他高手？」

青妮胸有成竹的打包票，她一直認為貝兒不兼此副業是一種天大的浪費，貝兒可比她冷靜敏銳多了，只是她沒有機會一展長才，這回拉她加入也是用心良苦，可見自己這做大姊的多關心小妹的福祉，怕她老抱著電腦不放，遲早會變成一部電腦。

「哦——原來妳是以自身為餌，引開他們的注意力，好讓貝兒能順利的拿到妳要的東西。」傑斯這才恍然大悟，瞭解妻子放肆的舉動，一時之間也興起捉弄人的玩心。「咱們過去和張大警官打個招呼如何？」

青妮早就想去玩張岑一下，只是礙於醋桶老公的緣故而放棄，沒想到這座大冰山也有開竅的一天，真是不枉她平日的「諄諄教誨」。

想到就做，於是在動了一番手腳後，他們拿了杯酒走過去。

「喲！張大警官執勤呀！要不要喝杯酒？」

青妮大方的將手中加料過的純酒遞給他，自己是委屈的吃著丈夫調酒上的小櫻桃。張岑警戒的淺嘗一下，發現酒味淡薄，才放心的多喝一點，不過他這回可栽了個大跟斗。

青妮雖然不是調酒專家，可是她以科學的方法，以及各種烈酒相剋的原理，將酒味壓到最低，甚至聞不到任何的酒味，可是那後勁可強著呢！這一小杯的酒精濃度可抵上一瓶陳年的威士忌，看來今晚有人要瀆職了。

在樓梯外的貝妮趁大家不注意時，乘機溜上二樓，她一個閃身避開牆上的監視器。對這種閃閃躲躲的行徑她極厭煩，誰教她一向自詡正義，不屑於這種小人行為。她取出隨身攜帶的小電腦，只見她背貼著柱角，躲在盲點處，飛快的敲打著電腦鍵盤。監控室的安管人員見到監視螢幕閃了一下，嚇得貼近察看，幸好沒有發生故障，不然他們就很難交代了。

螢幕閃了一下，正是貝妮的傑作，她終於可以無視隱藏在各角落的小東西，光明正大的走向三樓，順便參觀這些死人遺物。

順手摸摸這把春秋時期專諸用來刺殺吳王僚的魚腸劍，貝妮覺得它耍起來挺順手的，小巧可愛很適合當折信刃，於是她就學大姊的壞習慣將它收歸己有。

像個遊客般逛兵器室，最後她站在號稱第一名劍的泣血劍前，仔細端詳，一點也不覺得稀奇，只是劍上多鑲了幾個色澤還不錯的寶石。大姊要這廢物何用，真是太閒了。

戴上紅外線護目鏡，貝妮清楚的看見每一條紅外線，外面這玻璃是防彈的，具有超強的敏感性，不能直接用手碰觸，可是她又懶得用大姊的方式，咦？自己有遺傳到「懶」的基因哦！

她用了老方法，將自己心愛的電腦抱在懷中，手指輕巧的在上面飛舞著，像隻優雅的彩蝶般輕點了幾下，紅線消失了，玻璃罩也緩緩的升起。

此刻貝妮不急著拿劍，大姊曾說過這類的劍座下還有機關，所以她把旁邊的古玩玉石、招牌簡介之類的物品，在她取劍的同時快速的與之交換，前後的誤差不超過零點零二秒，然後紅外線又自動的掃瞄，外殼的玻璃罩也緩緩的下降，一切恢復原狀，好像啥事都沒發生。

貝妮手握寶劍，感覺劍身有一股邪氣震動，企圖控制持劍人的心神，她只是微微一笑，取笑它的不自量力，龍家女兒不會受任何異力所驅使。

大姊若知道自己只用一台小電腦就解決了，根本用不著她準備了一大堆派上用場的工具，不知是何臉色，搞不好是趴在地上痛哭，從此金盆洗手不幹了也說不定。

青妮指上的戒指動了兩下，表示貝妮已得逞的暗號，所以她拉著傑斯和張岑哈拉了一下，就以身體不適為由告退，大方的從會場大門離開。

當剛才青妮以身體不適離開時，張岑看到她眼中快速的閃過詭異、好笑及同情，令他背脊一涼，但隨即又想到她已經離開了，心情也為之一鬆。

就在此時監視室因有個警衛推門進來，而室內的同事卻沒在監視器上發現他的蹤影，於是立刻以通訊器通知各單位注意，並清查有無古物流失，當張岑看到通訊器亮起的緊急通知，這才曉得青妮回眸一笑的意思，原來自己被耍了。

可是張岑卻找不到證據捉她，因為從她進門一直到離去，都在自己的眼前不曾消失片刻，而且在場的商界人士都可證明她的無辜。

張岑懊惱中了調虎離山計，難怪她刻意來與自己交談，就是利用他來證明她的無罪，好個工於心計的女人，然而他還來不及分析她的計謀，腦袋昏沉起來。

原來酒精的後勁已經開始發揮作用了，他才跨出不到三步，人就醉得不省人事的往後仰，剛好被過來支援的同事接個正著，這……這……這報告該怎麼寫，頭大了。

一上車，青妮就和傑斯坐在後座，並急切的接過泣血劍，興奮的摸著劍身上的寶石，完全把貝妮當司機使喚一路到家。

「瞧瞧這劍多美呀！邪得教人愛不釋手。」青妮一接觸劍身就感到那股邪氣。

「劍有邪氣？」傑期不解的問，對於有五千年歷史的中國，他還在幼稚園階段學習中。

「這是一把千古名劍，在它身上灑了多少人的熱血，多少沾染上一點陰靈之氣，久而久之陰氣聚多了，自然形成一股不馴的力量。

「由於被殺的人冤氣不散，劍上的怨與恨累積千年不化，當然會有邪氣產生。」青妮寶貝的在手中把玩著。

「大姊，小心邪氣上身，容易傷了腹中的胎兒。」貝妮提醒著青妮。

「什麼？邪氣會傷了寶寶？青妮，妳離劍遠一點。」傑斯奪下她手中的古劍，丟給在一旁的小姨子，小心的檢視青妮的肚子有無異樣。

貝妮抽出血紅的劍身，放在月光下吸取月之光。今日的月圓似乎有一點詭魅，若隱若現的月暈外又形成了一層光華，就像傳說中的「謊言之月」。

據說在十六的圓月外多一圈光華，俗稱「謊言之月」，由於這情景並不常見，所以常遭人忽視。不過通常照到謊言之月的光芒，身體內的磁場會產生些許的改變。改變的力量會因體質不同而有所差異，所以有些人並不知道，只當是自己心情一時的變化。

貝妮好奇的想試試劍鋒利的程度，所以輕輕的用手指在刀鋒上滑了一下，誰知看似厚重的刀鋒竟然劃破手指，一道鮮紅的血就流向刀尖處，整把劍倏然紅光一閃，快速的令人不敢相信它曾閃過紅光。

「哎喲！」

紅光閃時，貝妮正低頭檢視傷口，然後閉眼把手指放在口中吸吮，所以她沒見到紅光一閃。

「怎麼了？怎麼那麼不小心？」

青妮連忙拿了急救箱，剛才的紅光一閃，她似乎有瞄到，只是時間太過短促，讓她以為是血濺在劍上的反光。

「沒什麼，只是想試試此劍是否如傳說中的那樣神奇罷了。」貝妮還能幽默的開玩笑。

「想以身餵劍不成，想試不會拔根頭髮來試呀！我怎麼有個天才到近乎白癡的妹妹？」青妮小心的為她上藥並纏上紗布，但嘴巴卻像隻老母雞般叨念個沒完。

「沒辦法，天才住在白癡隔壁。」她的意思是天才也有白癡的舉動。

「今天的星星好像有一點怪怪的，特別的亮眼。」傑斯把染血沾月華的古劍收起來，抬頭一望無風無雲的夜空。

「你太大驚小怪了，山裏的灰塵少，燈光也少，所以看起來比在都市還亮。」青妮喜歡在龍門住宅的接月樓賞夜空，就是因為它比其他地方賞起來更亮眼，如果她有心抬頭一望，一定會察覺到星象的異樣。

「好了，看我綁得多漂亮。」青妮自鳴得意的炫耀後，引起兩人不以為意的睥睨。

「好了，劍讓我拿下去放吧！」她搶著要拿劍，傑斯卻故意拿得高高，不讓她碰劍身一下，免得傷到孩子。

「兩位別搶了，這種低下的工作就由小妹效勞吧！」貝妮說著就由大姊夫手中接過劍來。

「妳的手受傷了。」青妮撈了一個爛藉口。

「是喲！好重的傷喲！要不要叫救護車？」貝妮將她那隻綁著小蝴蝶結的手指伸到大姊面前晃動，表示她的傷口真的好嚴重。

青妮只好噤聲，裝成一副委屈無助的棄犬神情跟在她身後，心裏頭卻有一種不祥的感覺掠過，愈接近放置彩虹之舞的房間，不安的感覺愈大。

也許是夫妻心靈相通的緣故，傑斯也聞到一絲異樣的不安，他握住青妮的手，傳送彼此的心意。

貝妮將泣血劍成對角放在彩虹之舞的對面，回頭詢問大姊的意見。

此時天花板上的天窗被一陣強光震破，光線直接照射在彩虹之舞的七顆晶石上，又折射到對面泣血劍的七顆寶石上，紅色的光芒從劍身泛開，慢慢的把貝妮包圍。青妮不安的情緒達到沸點，她用力甩開丈夫的手，用她所能展現最快的速度衝了過去，但卻被紅色的光芒反彈回來，幸好被身後的傑斯接住，否則後果不堪設想。過了好一會兒，紅光漸漸消逝，而貝妮也不見蹤影，青妮呆滯的望著破裂的天窗，七星齊放的光線也慢慢轉黯。

連父母喪禮都不曾落淚的青妮哭了，淚雨如洩洪的小溪般奔流。「天呀，我要怎麼向死去的爸媽交代，我是一個失職的大姊，貝兒，妳回來呀！」她哭倒在丈夫的懷中，無法置信的看著自己最疼愛的小妹消失在面前，她的心都亂了。

「青兒，妳要振作一點，也許貝兒正在某處等著妳去救援。」傑斯絕望的編著謊言，希望喚醒她一點理智。

青妮聽到了他的話，堅強的擦掉眼淚。「對！貝兒一定在某處等著我，無論耗費多少人力、物力，即使傾盡龍門所有的精英，我一定要找到她，一定。」

第二章

「唉！網了一整天了，小魚才兩、三條，這日子怎麼過得下去？」龍五低頭暗歎著——

龍五在河裏撒著網，只是一一次又一次的失望，想想家中的老父病得不輕，可是沒錢要怎麼就醫抓藥？正在懊惱之際，手中的網突然重了起來，他心喜的一拉，誰知竟是一個人？！

貝妮睜開沉重的眼皮往四周一瞄，眉頭不由得皺了起來，大姊在搞什麼鬼，怎麼把她弄到這個化外之地，連屋頂都看到陳年的茅草乾，難不成又把她丟在泰緬邊境？

「姑娘，妳醒了？」一個中年婦人端了一碗稀飯進來。

「姑娘？都什麼時代還有這種稱呼？」貝妮咕嚕的說著，雖然還是偶爾會聽聞一些老一輩的人這麼叫，可也太誇張了。

待婦人走近時，貝妮的眉頭更皺了，這是在演戲嗎？大姊嫁人之後還真是死性不改，現在連妹妹也玩，她仔細的探望四周，努力的想找出青妮安裝的攝影機。

「姑娘，妳在找什麼？」婦人不解的問。

「大娘，我大姊呢？麻煩妳請她出來一下好嗎？」

貝妮雖然才二十歲，可是閱人眼光一向不錯，她看出大娘的神情不像是在演戲。大姊一向喜歡把人當遊戲，被玩的人一點也察覺不出受人操控著，只有傻傻的任她擺弄，終了還得向她說聲謝謝，而大娘這種憨直的老實人最好利用。

「姑娘，我兒子只發現妳一個人，沒見到其他姑娘。」婦人將手中的稀飯放在貝妮手裏。

「怎麼可能，你們在哪裏發現我的？」貝妮不太敢吃手中的稀飯，怕又是大姊的陰謀。

「我兒子在河中捕魚，剛好把落水的姑娘妳給救了起來。」婦人示意貝妮趁熱把粥喝了。

看婦人誠懇的眼神，她不免心軟了一些，吃就吃吧！反正大姊也不敢惡劣到什麼程度，於是她囫圇的把一碗稀飯給喝進肚裏。

「先生在哪條河把我救起來？」雖然肚子還有一點餓，可是還是節制點，免得等會拉肚子，她想。

「什麼先生，我兒子不過是個打魚的，他就在杭州城外的河中把姑娘給撈了上來。」婦人不好意思的笑著，一個大字不識的粗夫怎好被稱為先生，那可是夫子才有的尊稱。

杭州！搞什麼鬼，玩到大陸來了？貝妮氣在心裏，臉上卻是平淡無波。

「娘，那位姑娘醒來了沒？」一個粗壯高大的年輕人著急的走進來。

哇！這個更誇張，頭上還綁個包包頭，這……大姊到哪找的傻大個，這出去不笑掉人家大門牙了？

「小五子，別大吼大叫的，小心嚇著了姑娘。」婦人板著臉教訓兒子，深怕床上的貝妮受到驚嚇。

「呀！妳醒了，不好意思嚇到妳。」龍五臉微微的泛紅，害羞的抓抓後腦杓。貝妮淺淺的一笑，龍五的臉更紅了。她心裏想著這男孩真是可愛，尤其是他臉上驚艷的表情更好笑。

「沒關係，我叫龍貝妮，大家都叫我貝妮，不知兩位如何稱呼？」看著眼前的一切，她心想大姊這次的安排還滿好玩的。

「我夫家姓龍，我兒子叫龍五，姑娘就叫我龍大娘吧！」龍大娘簡單的說著。龍！原來是本家。貝妮來回的在兩人臉上瞧著，心想也許可以看出是龍家哪位僕從來假冒的，只是印象中沒這兩個啊，難道自己比電腦更靈光的記憶失效了？隔壁傳來一聲聲的咳嗽聲，貝妮雖不是學醫的，可是從小在嚴厲的訓練下，多少學了一些診脈下藥的醫理，以備自己不巧受傷時可以及時自救。

「府上有人生病了嗎？」貝妮朝龍大娘問道。

「唉！我家那老頭子病了好幾天了，可是沒錢請大夫來看看。」龍大娘紅著眼睛、絞著衣角難過的說著。

「我去看看吧！」貝妮掀被下床。

「姑娘，妳會看病呀？」龍五不敢置信的問，因為她看起來好小，大概還不到十六吧！

「看看又何妨？」貝妮好笑的看著龍五懷疑的眼神，然後便向隔壁屋裏走去。

「哦！」龍五又失魂了一下，訕訕的回了一聲。

進了房，貝妮輕輕的把手指放在那中年漢子的脈門上，仔細的診斷著，一會兒才要龍五拿紙筆來開單下藥，只是他家中無紙筆，急得龍五跳腳。

「這樣吧！龍大娘，待會兒請小五帶我到附近的野地走一走，我親自去摘點藥草來熬湯汁好了。」

「真的呀？」龍大娘高興的笑著。

後來貝妮在和龍五交談中，才知龍五小她三歲，所以自然升格為姊字輩，而身為么女的她難得有個弟弟可疼，心裏也滿喜悅的。

數日之後，貝妮才發現不對勁，龍門的勢力雖大，可是在中共政權下，不可能撥個鎮來讓她玩，而且來往行人的穿著還好似唐朝的衣飾。

若他們身上的服飾是全新的，那倒說得過去，可是看他們衣服大多半新不舊，再加上他們衣服上的手工，這……

貝妮有點遲疑的向龍五問了現在的朝代，還有自己是如何被發現？而答案讓她吃了一驚。她記得當時回頭看了大姊一眼，然後就被紅光包圍，清醒之後就在此處了。

原本以為又是大姊的設計，現在她不這麼認為了。龍家歷代都常出現一些科學無法理解的異象，但穿越時空來到過去的世界，似乎又太玄奇了。

現在她該怎麼做呢？是學習留在無科技的落後朝代，還是努力尋找回家之道？唉！傷腦筋，她已經開始想念她的電腦了，這話要是被兩位姊姊知道，一定會吐血。又經過了一個月後，貝妮瞭解身處於錯誤的時空，所以為報龍五的救命之恩，她利用天賦的能力，幫龍五在河中捕魚，數量頗豐。

為了讓龍五家的生活更舒適，她直接省去中間商的剝削，自己和龍五在捕足一定的分量之後，就在市場上叫賣起來，生意還不錯。

龍五常笑稱是貝妮的男裝太俊秀了，所以常吸引大批的閨女、少婦前來捧場，不過主要的原因是魚鮮味美和貝妮把現代商場那一套搬到古代來了。

「小五，魚賣得差不多了，我把福興樓訂的這幾條魚送去，你收拾一下先回去。」貝妮吩咐著。

送完魚後，她順便到杭州城外的小山坡走走，那一帶的藥草頗豐，採一些回去燉湯，給老爹和龍大娘補補元氣也好。

遠處傳來馬嘶聲，貝妮不以為意的繼續在草叢中拔株頑固的藥草，一會兒前方就傳來一陣人聲，她真的不是故意要偷聽，只是他們實在講得太大聲，不聽都不行。冷天寒和數名兄弟有事要出城到江陵拜訪故交，誰知在半路上遇到一群蒙面的青衫客，只得拉緊手中的韁繩，冷眼的看著他們想怎樣。

「閣下攔住我們的去向有何指教？」風千屈客氣的抱拳詢問。

「把命留下即可。」其中一位看似副手的人回道。

「要命可以，有本事來拿。」向景天大方的搖著手中的羽扇，絲毫不把這些人看在眼裏。

「別說風涼話，老子今天要你來得去不得。」青衫客吐了一口痰輕蔑的說著。

「放肆，你可知我們莊主是何許人也？」冷剛剛毅的斥責著這群見不得人的宵小。

「誰不知他是鼎鼎大名斜劍山莊的莊主冷天寒，一個沒臉見人的懦夫。」說完，青衫客們仰頭大笑。

眾人聽到他的話，臉一致沉了下來，尤其是冷天寒本人。

七年前，長安別苑起火，他的父母因此葬身火窟，而他為了救好友的幼妹，一時不察被傾倒的梁柱燒傷，燒傷後又急著救助其他人，以至於延遲了醫治時效，所以三分之一的顏面受損。

一度他無法接受這巨大的衝擊，可是斜劍山莊不可一日無主，所以他強咬著牙硬撐了過來，只是內心的陰影未曾散去，原本話少的他更沉默了。

由於臉上的傷疤曾嚇著不少家丁奴婢，所以他自卑的要人做了一張人皮面具，藉

以遮去驚人的醜陋，除非必要，他絕不與人交談，連至親好友也不例外。

「大膽！你找死！」風千屈拔出腰間佩劍。

「試試才知道。」蒙面的青衫客發出噁心的笑聲。

眾人下馬之後，即展開一場廝殺，本來冷天寒一行人佔上風，可是不知怎麼的，居然漸漸的使不上勁，身上的傷口也多了起來。

這時向景天才驚覺到自己一行人被人下毒，難怪會渾身乏力，他高聲的向莊主及其他人示警，盡量把體內的毒逼出。

「哈！哈！哈！來不及了，我下的是迷香軟筋散，一運功藥性擴散更快，這下你們死定了。」

「卑鄙、無恥，你真下流。」風千屈忍著傷痛說著。

「所謂無毒不丈夫，誰教你們這些大俠太自命清高。」為首的一人將劍指向冷天寒。

「為什麼？」冷天寒勉強的立起身道。

「你太愛管閒事了，惹到不該惹的人，注定你今日的死期，鬼面人。」他用劍尖撥掉冷天寒臉上的人皮面具。

「你……」冷天寒一股怒氣直衝，禁不住吐了一口血。

「莊主，你別動氣。」冷剛急忙拖著乏力的身軀，拉住吐血的冷天寒。

向景天忍著一口氣問道：「誰指使你們來殺我們的？」

「等到了地府時，閻王老爺一定會告訴你們的，上！」領頭高舉著鋒利的劍，一聲吆喝，所有的青衫客便向眾人逼近。突然一把混著泥土的雜草扔了過來，看似無害卻暗藏了力道，青衫客只好倒退數步。

「你們好小人哦！以多欺少，怎麼你們娘親沒教過你們禮貌呀？」清脆悅耳的聲音從草叢裏傳了出來。

貝妮拍拍身上的汗土，一副看熱鬧的表情走向「戰場」，心裏評估著有多少勝算，畢竟這是古代，可不是在民國，一顆子彈就可以解決。

為首的青衫客一見是個不長個的黃口小兒，雙眸露出冷厲的殺意，絲毫不把貝妮放在眼裏。

「小鬼，想來陪葬嗎？」

「好呀，不過好難哦！母親大人叫我要保重耶！那怎麼辦？」貝妮這時的語氣和青妮好像。

「小兄弟，這裏沒你的事，快走。」風千屈不想多犧牲一條無辜的生命。

「大哥哥，路見不平就要把它給填平，不然下一個路人可是會跌倒的。」貝妮眨動著大眼睛。

「廢話，今天你們一個也別想逃。」

「大叔，你好兇哦！人家好怕怕。」貝妮拍拍胸，一副害怕的模樣，眼角卻閃著興味。

「你……你這個該死的小鬼！」說時他舉起手中的長劍往下一劈，接著劍光四起，

噹啷一聲，他手中的長劍竟被一把小小的殺魚劍給斬斷。

這把殺魚劍正巧是當日貝妮順手帶走的魚腸劍，普通的刀劍根本不堪它輕輕的一擊，而說它是殺魚劍是正確得不得了，因為她正是用這把不起眼的小玩意，在市場為大娘、大嬸、小嫂子們殺魚切塊呢！

「這是什麼劍？這麼厲害。」一旁的嘍囉發出驚語。

「小弟不才在下我為你介紹一下，它叫魚腸劍，專門用來殺一些滑溜的小雜魚。」貝妮面無表情的說著。

「啐！你這沒長毛的兔崽子，竟敢罵你老子。」

「真是對不住，要我長毛是難了點，而且我老子已經去蘇州賣好幾年鴨蛋了。」女孩子要真長得出鬍子才怪，那才是天下奇觀呢！貝妮順手丟了些味道怪異的草給身後那幾個軟趴趴的大男人，要他們搓汁聞其味。

「你在做什麼？」領頭的畏於她手中的利刃問道。

「解毒啊，不然還請他們吃大餐呀？」

冷天寒等人聽了貝妮的話，立刻將怪異的草拿到鼻前一聞，刺鼻的味道令他們反胃想吐，可是身體的力量似乎恢復了一些，所以更努力的吸聞。

「該死，你這壞事的小鬼，兄弟們上，取他首級賞黃金百兩！」領頭的大喝道。果然原本畏懼她手中魚腸劍的人，一聽到黃金百兩的賞賜，立刻奮不顧身的朝貝妮殺去，讓身後的人為她著急不已，但使不上力的他們也只能乾著急。

貝妮搖搖頭，努力的在劍陣中穿梭，左手一劈，右手一揮，美麗的迴旋腿一踢，立刻倒下四人，那第四個人是倒楣的被第三個撞到，跌在石頭上昏過去的。眾人被她奇怪的招式搞得眼花撩亂，竟無力抵擋她凌厲的攻勢，眼看著一個接一個的倒下去，只剩下三、五個傢伙了。

其實貝妮的招式在現代一點也不奇怪，只是融合了空手道、柔道、劍道和西洋劍的總匯而已，再加上自幼學的龍門劍法。

領頭的青衫客一見苗頭不對，趁著手下纏著小鬼之際，拾起地下未斷之劍，直向冷天寒心臟一刺。

貝妮正玩得不亦樂乎之際，一道反光射向她的眼角，她算準了方向，兩個後空翻，右手向前一扎，目的是碰到了，可是對手卻刺偏了，自己倒成了血娃娃。

剩餘的餘黨見首領死在一個小娃兒手中，紛紛上馬逃竄，棄昏迷的同伴於不顧。

「小兄弟，你要不要緊？」冷天寒不顧毒性未解，立刻提起一股真氣點住她的穴道。

「瞎了你的狗眼，我哪裏像小兄弟？」倒在冷天寒懷裏的貝妮，有生以來罵出第一句髒話，大概是照到「謊言之月」的光線，不僅改變她冷淡的待人態度，使她和青妮愈來愈像，也感染了寶妮的火爆脾氣。

冷天寒以為這小兄弟只是不想讓人看小了，火氣才那麼大，所以噤口不言，但心中有條弦輕輕的被晶瑩無邪的眸子給撥動。

「千屈、景天，你們的情形好不好？」冷剛恢復了元氣喊著。

「差不多了。」兩人同時回應冷剛的問話。

「莊主，現在還去不去江陵？」風千屈問道。

「回斜劍山莊。」冷天寒陰著臉說。

懷中的小東西需要治療，看見她微蹙的眉頭，他不解自己心中為何也感受到一絲痛楚。

貝妮好奇的看著冷天寒半毀的臉，忍著肩上的刺痛，用手去撫摸了一下，只覺他臉上的肌肉突然繃緊了。真是個怪人，摸一下又不會死。

「你長得好醜哦！」貝妮呢喃了一句。其實她真正的意思是你好遜哦！這麼容易就中計，人家拿你的臉作文章又有何妨，臉醜總比心醜好吧！

冷天寒聽到她的話，心狠狠的被揪了一下，故意將灼傷的那一面臉轉開，心裏滴著血，不知道為什麼，他就是無法忍受這句話出自那小兄弟之口。

「別哭。」貝妮在昏迷前說了這一句話。

這句話如輕風拂過，冷天寒訝異的低頭看了她一眼，他心疼的看著她因失血過多而蒼白的臉，快速的驅使胯下的駿馬。

他們一行人一回斜劍山莊，守衛立刻迎上去，想接下莊主懷中蒼白的小人兒，可是被冷天寒喝退，他自己小心的抱著她住迎月居走去。

冷天寒怪異的舉動令眾人不解。迎月居是莊主的住所，雖說那人救了莊主一命，可是他的表現倒像是愛人受了傷一樣急切。

兩日後，貝妮才睜開如扇的眼睛，入目的是陽剛味十足的寢居，一看就是富裕人家的臥房，她試著坐起身子。「哎哟！好疼。」哪個蒙古大夫看的，真差勁。

「怎麼了？妳受了傷別動。」冷天寒立刻到床前。

「你是誰？」貝妮看著包紮得還不錯的傷口問。

「冷天寒。」

「這裏是什麼地方？」

「斜劍山莊。」

「為什麼我會在這裏？」

「受傷。」

貝妮覺得自己話已經夠多了，遇到這個算盤珠子撥一下才回一句的男人，她才體會到兩個姊姊的無奈，就好像對山谷喊話似的。

「莊主，小姐的藥熬好了。」丫鬟伴月手捧著一碗湯藥進來。

「別告訴我那是給我喝的。」貝妮一臉恐怖的看著那一碗黑抹抹的藥。

「多虧了鍾大夫的靈丹妙藥，小姐才好得這麼快。」伴月嘴快的回著。

「我昏迷多久了？」貝妮想大概有好一會兒了。

「兩天了，小姐。」

「什麼？兩天，你請的是哪個爛大夫？」貝妮急忙的想下床。

「住手。」冷天寒擋著她的身子阻止她。

「怎麼回事？病人醒了？」鍾神秀神情自若的走進來，背後跟著一群看熱鬧的人。

一看見鍾神秀，冷天寒自動的讓出一角讓他為貝妮診脈。

「我的傷是你醫治的？」貝妮的語氣讓人聽不出一絲起伏，卻讓冷天寒的大腦響起一絲不安。

「是呀！看姑娘……」鍾神秀正等她道謝，誰知話還沒落下，一個大巴掌就賞了過來，力道之大讓他忘了是怎麼回事。

「庸醫，一個小小的劍傷居然讓我昏迷了兩天。」

貝妮不服氣的說著，若她不是因為「暈馬」而體力不支昏過去，憑自己的醫術，現在傷口八成好了大半。

看到此等情景，有人掩嘴輕笑著，有人大方的笑出聲，有人則對她出手打傷人的舉動感到不解，然就是沒人敢責備她。

鍾神秀回神過來。「姑娘，小生好生為妳醫治，何來庸醫兩字？」他的手摸著紅腫的臉頰。

早知道這女人如此潑辣，他會避得遠遠的，絕不來救她。

「哼！」貝妮不理會的轉頭。

「小姐，藥快涼了。」伴月盡責的把藥端過來。

「別想把那碗墨水灌進我肚子。」貝妮嫌惡的皺眉。

鍾神秀報復的說：「好歹妳也喝了兩天。」

「昏迷不醒的人，怎麼可能喝那碗噁心的東西？」

見眾人面面相覷的表情，還有伴月面色潮紅的直盯著手中的藥汁，而那個自稱冷天寒的男人，眼中閃著光芒，莫非是……

「別告訴我是你親口餵我的？」貝妮抬頭對冷天寒問道。

「妳昏迷了。」冷天寒有點難以啟齒的說。

眾人驚訝的看著眼前美若天仙的小姑娘竟聰明的猜到這一點，可是卻疑惑她怎麼沒生氣的甩莊主一巴掌，只是「哦」了一聲，她這反應引起鍾神秀的不滿。

「不公平，為什麼我這個救妳的人反挨一巴掌，他這個公然非禮妳的人只是哦一聲？」

冷天寒瞪了鍾神秀一眼，不過心裏著實也想聽她的解釋。當他將她放在床上，一解開她的衣襟才發現她是女兒身，他被眼前的情景嚇了一跳，心中情愫暗生。這兩天其實是可以內力分開她的雙唇，將藥汁強灌入口中，只是他難忍那份衝動，想嘗嘗她口中的蜜汁，但怕她一醒就再無機會了，於是趁著餵藥的藉口一親芳澤。

「庸醫就是庸醫，如果你的醫術好一點，就不用勞煩他親口餵藥了，所以都是你的錯。」

「哦！」大家有致一同的點頭。

「喂！妳這是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詞。」鍾神秀發出不鳴之聲。

「我高興。」貝妮第一次體會到耍賴的快感。

她從小就和姊姊們一起長大，成長以後身旁跟著的是煙、霞、雲、霧四位保鏢，很少有機會跟其他男人接觸，所以無從體會這項樂趣。

「我會負責。」冷天寒突然冒出一句。

貝妮聽了他的話有點迷糊，在場的人士則微笑以對。唐朝民風雖然開放，但一個男人不但看了女子的裸身，還有親暱的肌膚之親，就必須負起責任。

「麻煩你說清楚一點。」

「娶妳！」

「啊？」貝妮嘴巴張得大大的，不知該說些什麼？

這男人上輩子一定是三姑六婆轉世，今世才會如此寡言，這是報應。

「蚊子跑進去了。」鍾神秀好笑的提醒道。

冷天寒和貝妮同時賞他一個白眼。

「你一向都是這麼乾脆嗎？每一個你碰過的女人都娶進門？」貝妮有點頭大。

「我尚未娶妻。」

「哇！你話可真少，一句話就擺平了我。」貝妮終於見到了敵手。

「姑娘。」冷天寒吊著一顆心等著她的回答。

「我叫龍貝妮，你們叫我貝兒好了，別姑娘、姑娘的叫，真是怪怪的。」

「貝兒小姐，我們莊主正等著妳的回答。」圍觀中的一人提醒道。

「什麼回答？哦！你說結婚……不，是成親那件事吧？不必了，何必為救人而賠上一生？」

貝妮的話令眾人喜悅的臉蒙上陰影，進而在心裏責怪她不該如此傷害莊主的心。其實她真正的心意是何必為了救她一命，而把終身也賠給她，太不值得了。

「喂！冷天寒，你過來一下。」

貝妮用沒有受傷的那隻手，大方的將冷天寒拉到身旁坐下，一點也不避諱的就在他臉上摸起來。

這時，圍觀的人都抽了一口氣，深怕莊主發怒。

冷天寒聽到她拒絕的話語，心如刀割一般。然見她招呼自己過去，他竟也無神的任她擺佈，直到她高興的掀下自己臉上的人皮面具。

「我就說嘛！這東西做得這麼爛，一看就知道是假的，虧你還敢戴。」

「喂！貝兒小姐，妳太過分了，別老是找我麻煩，這面具做得多完美。」鍾神秀不服的自吹自擂。

「哦！是你做的呀！難怪技術那麼差，還真難為冷天寒冒這個險。」這句話引起哄堂大笑，但貝妮不管眾人的反應，她只注意到冷天寒一直側著身子不肯正面對她，於是好奇的問：「你為什麼要戴人皮面具？」

「遮醜。」冷天寒壓抑著嗓音說道。

「誰說你醜？我替你揍他一拳。」

「妳。」冷天寒的回話帶了一點溫度。

「我？你開什麼玩笑，我一向以『神愛世人』的宗旨做人，怎麼可能嘛！你誣陷我。」

「妳昏迷前說的，我有聽到。」風千屈作證的說。

是嗎？貝妮仔細回想昏迷前的一切，好像沒說過他醜這類的話呀，哦！她想起來

了，古人還真是難溝通。

「我說的那個醜是指你的身手醜啦！連被人下毒都不知道，好遜哦！」貝妮一時不察把現代用語搬出來。

「遜？！」

眾人一臉迷茫，貝妮也懶得解釋。

「不要因為別人的一句話而把自己弄得一團糟，你看看皮膚都出現紅疹了，庸醫就是庸醫。」

冷天寒愈是不看她，她愈是要拉近來看個仔細，順便上下其手一番，不理會鍾神秀的抗議聲。

「妳不怕？」冷天寒忍受著她要命的撫摸。

「怕？龍家的字典裏沒有這個字。」這是真的，只要看看她們三姊妹的所作所為就知道。

「它難看。」掀去面具的冷天寒微紅著臉。

「不會呀！很藝術。」貝妮真的是這樣認為。

「妳為什麼不肯嫁給我？」冷天寒鼓起勇氣問。

眾人凝神屏氣的等待，深怕她又說出傷莊主心的話，至於「藝術」是什麼玩意，可以容後再議。

「拜託！就因為你餵我吃藥，就要賠上你一生的幸福，那太不值得了。」

哦！原來她意思是這樣，大家吁了一口氣。

「何況看你的衣著打扮、談吐氣度都如此非凡，一定是雄霸一方的霸主，而我只是個漁家之女。」說到這她才想到老爹和龍大娘他們一定很擔心她。

「我不在乎。」冷天寒說出心底的渴望。

咦！什麼跟什麼？掉到古代已經夠可憐了，還得跟古人結婚才顯得更悲慘嗎？

「為什麼非要娶我？可千萬別告訴我是一見鍾情，我不信那玩意的，雖然我那兩個姊夫就是這樣愛上我兩個姊姊的。」

「我一定要娶妳。」冷天寒執著的說。

他很想告訴貝妮自己的心意，可是現場杵了許多木頭，再加上她剛才的話，以至於他不敢說出自己一見她就愛上她的事實。

「天呀！這不會是古代版的美女與野獸吧？雖然我真的很喜歡野獸那男人對感情的執著與無悔。」

貝妮說得很小聲，可是在場有內力修為的人都聽得很仔細，冷天寒的臉更是變得教人不忍目睹，他用力的握著貝妮的雙肩。

「妳有喜歡的人？」

「哎呀！好痛！你捉痛了我，誰說我有喜歡的人？」

冷天寒痛恨自己又傷到她，立刻溫柔的擁著她。

「妳！」

大家也相當不以為然的看著她。

「我？你們聽錯了吧！」貝妮很懷疑的看著眾人。

冷天寒心痛的問：「野獸是誰？」

嘎？這也扯得上關係，這些古人的古腦袋裝的是稻草嗎？

「野獸不是人啦！應該這麼說，他只是一個故事裏的男主角而已。」

冷天寒不能接受她的解釋，眾人也搖頭，因為他們根本沒聽說過這個二十一世紀的童話故事，教他們何以信服。

「有興趣聽故事嗎？」貝妮認命的問。

眾人當然想一窺究竟，這可是莊主第一次愛上一個女人耶！

「以前在外邦有一個商人，他生了三個美麗非凡的女兒，有一天他出外做生意，就問他女兒要什麼禮物？

「大女兒說要一件衣服，二女兒想要一套首飾，只有貼心的小女兒只要求三朵玫瑰花。

「商人買了大女兒和二女兒的禮物，卻忘了小女兒的玫瑰，於是當他經過一座大城堡，便摘了三朵玫瑰花，此時出現一個全身長毛、猙獰恐怖的大怪物向他提出要求，以女兒來交換他的生命。

「商人回到家後就把這個事情說了一遍，三個女兒中只有小女兒願代父受過。她隻身前往城堡去見那個野獸，兩人由原本的對立，漸生情愫，因為小女兒是用心來看見野獸醜陋外表下的一顆真心，可是有一天她父親生病，她著急的想回家去看父親。

「野獸與她定下七日之約，當她回到家後，她華麗的衣著及高貴的飾品引起兩位姊姊的嫉妒，還藉故拖延。等到她回到城堡之後，野獸以為她背棄誓約，便心碎的倒在兩人相愛的花園裏。

「她一見氣絕的野獸，淚水如雨般滴落，落在野獸的臉上，結果奇蹟出現了，野獸不但活了過來，還恢復原本英俊的容貌。原來他是被壞人下了咒語，惟有真心才能化解，所以她和野獸自此快樂的在城堡裏生活。完。」

貝妮從故事中抽身而出，她看見伴月已哭濕了手巾，偶爾也聽到幾聲抽氣聲。

「那只是個故事，沒有必要哭得這麼傷心嘛！又不是化成泡沫的人魚公主。」

「小姐，妳還有故事？」

伴月的話正是眾人的心聲，誰曉得貝妮小姐還是個說故事的好手。

「好了，你們該下去了，讓貝兒休息一下。」

冷天寒聽了貝妮的故事也著實感動了一下，天底下居然有女人會愛上野獸般的男人，也許他該給貝妮一些時間來接納自己的真心。

「可是小姐的藥還沒喝。」伴月說。

這時大家的眼光都投注在那碗被遺忘許久的藥汁上。

「別想，我死都不喝。」貝妮抗拒著。

冷天寒接過伴月手上的碗，直接往自己的嘴裏灌，貝妮以為逃過一劫，可是眾人曖昧的眼神令她提高警覺。

瞬間冰冷的唇靠近，貝妮就被強迫的張唇而灌下一碗藥。

「咳！咳！冷天寒，你想謀殺呀？好苦、好苦哦！」

貝妮又出人意料之外的沒有責怪冷天寒的無禮，只是氣惱的吐著舌頭，一個老奴取出懷中買給孫子吃的糖遞了過去，他立刻把這塞入貝兒的口中。

「庸醫，都是你害的，明知道這麼苦也不多加一點甘草下去熬。」貝妮將心中的不悅指向鍾神秀。

「妳怎麼又把矛頭指向我，良藥本來就苦口。」鍾神秀反駁著說。

貝妮很想跟他說，良藥只是兩、三片小小的藥丸，外面還包裹糖衣，只要順水吞服即可，不必如此大費周章，但想了一想，說了他也不懂，只好作罷。

「哼！」

「莊主，你看她又哼我了，這是第二次了。」

「好了，神秀，你就別和貝兒計較，她還小，你就讓讓。」風千屈替貝妮說話。因為風千屈很喜歡這丫頭來當他們的莊主夫人，坦率、不做作、反應快、功夫又好、人長得比江南四大美女還要出色，最重要的是她一點也不畏懼莊主臉上的疤痕。

有多少姑娘一見到莊主的臉龐，不是尖叫就是昏倒，連自個妹妹都畏懼他的長相，難得有人敢正視他，而且還是莊主自己喜歡的。

「好吧！看在妳是病人的分上，我大人有大量的原諒妳。」

「誰希罕你這個庸醫。冷天寒，你把紙筆給我，我自己給自己開藥單，免得受他的爛醫術折磨。」

「妳……妳……」鍾神秀被她氣得說不出話來。

冷天寒忍著快爆出來的笑意，唇角微微一揚，讓在場的人睜大眼看而忘了嘲笑鍾「神醫」，畢竟即使是還未發生事情之前，他也很少露出笑容，有也只是虛應一下。

「小姐，妳怎麼一直叫莊主的名字？」伴月覺得於禮不合。

「不然要叫他什麼？冷大哥？噯！我從沒叫過人大哥，乾脆我叫你天寒好了。」

「大哥」都關在綠島了，雖然她有一大堆堂、表兄弟，可是大家自小一起長大，大都直呼其名。

「這怎麼叫……」伴月話還沒說完就被打斷。

「好。」冷天寒一口應允，他覺得和貝妮之間的關係又更近了一點。

「對了，冷……呃，天寒，可不可以拜託你一件事？」

「什麼事？」他柔聲的反問。

「幫我通知杭州城外一戶姓龍的漁家，告訴他們我現在很平安，等我傷勢好了就回去。」

「家人？」冷天寒不喜歡她說回去兩字。

「也算是，他們是我的救命恩人。」

冷天寒深思了一會兒，「千屈。」

「屬下在，莊主有何吩咐？」

「把他們全接過莊。」

這樣貝兒就不會有藉口離去，而他也可以好好的報答他們救了貝兒一命，不然今

天他也不會有機會和貝兒相遇，並讓他知道自己有愛人的能力。

「這樣會不會太麻煩？」貝妮問著。

「不會。」

「謝謝你。」貝妮真心的向他道謝。

「不客氣，休息一會兒，待會兒晚膳會送來。」

冷天寒溫柔的扶她躺下，小心翼翼怕牽動她的傷口，慢慢的替她把羽被蓋好，並坐在床邊等她睡著，這時屋內的閒雜人等自動退下，留給他們一個獨處的空間。

「天寒，我可不可以要求你一件事？」

「說。」

「你以後可不可以別再戴那個人皮面具，看起來好虛偽，一點也不好看。你本來的模樣比較帥，也比較好親近。」

「好。」冷天寒動容的點頭。

「你知道嗎？如果你一直對我這麼好，像野獸對美女那樣深情，也許我會愛上你。」說著貝妮就漸入夢鄉。

冷天寒的眼中泛著喜悅的淚水，他知道自己擁有一個舉世無雙的寶貝，這一生他的心將沉淪在貝妮身上，為此他感謝老天。

Crescent Family